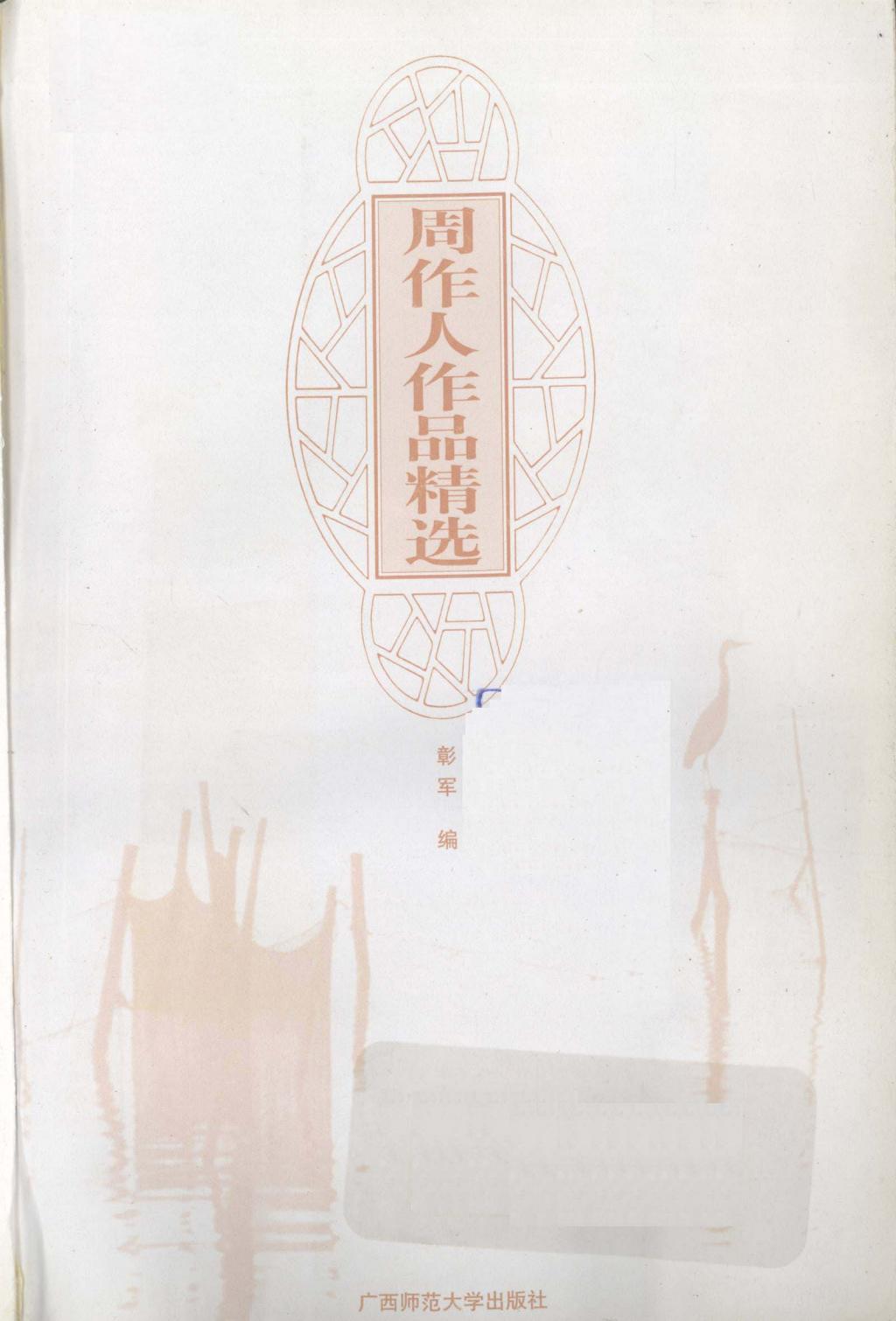


# 周作人作品精选



女性美之优越乃是事实  
若强欲加以说明  
则在其唯一原因  
之线的匀整





# 周作人作品精选

彭军 编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周作人作品精选 / 周作人著. —2 版. —桂林: 广西  
师范大学出版社, 1999. 12

ISBN 7-5633-1921-2

I. 周… II. 周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56806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邮政编码:541001)

电子信箱: pressz@public.glnet.gx.cn

出版人: 萧启明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湖南省地质测绘印刷厂印刷

(湖南省衡阳市园艺村 9 号 邮政编码:421008)

开本: 850 mm × 1168 mm 1/32

印张: 11 字数: 276 千字

2000 年 1 月第 2 版 2000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 5 001 ~ 10 000 定价: 16.00 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# 前言

周作人(1885—1967),原名周櫆寿,后改名槐树、遐寿,字起孟,浙江绍兴人,鲁迅的二弟。是五四新文学史上一位极负盛名,颇具影响的小品文大师,在中国文坛产生过较大的影响,于创作和理论两方面都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。

1901年,周作人考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馆轮机班学习。1906年赴日本留学,初入法政大学,后入立教大学,致力于中西文学研究。1911年回国后,任浙江省视学。1917年任北大附设国史馆纂辑员,后被聘为北大文科教授,并兼任燕京大学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、中法大学等校教授。1920年参与筹组文学研究会,起草了《文学研究会宣言》。1930年先后辞去各校兼职,专任北大研究教授。1937年抗战爆发后,留居北平,先后担任北大图书馆馆员、北大文学院院长,后公然投敌附逆,任伪华北教员总署督办、南京汪伪政府国府委员、日伪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。抗战胜利后,以汉奸罪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。1949年保释出狱。1967年在北京病逝。

周作人的散文,有一种飘逸洒脱的文章笔势,在用笔上从容

不迫，流转自如，似名士清谈，娓娓道来，无所拘羁。乍读，似构思不那么精致，结构不那么严谨，细细品味又觉作者有着精巧用心的：虽飘逸而自有定格，虽洒脱而不显得枝蔓。读他的散文，不觉得拘谨，不感到板滞，好像是与老朋友在一起毫无拘束而又极有兴味的闲谈，那种平和恬淡的抒情特色，庄谐杂出的幽默趣味，舒徐自在的语言表达，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，或即触着某种妙理，使人反复咀嚼体味，甚而会长留在记忆之中。

本书第二次付梓出版，增加了著作者在 20 年代的不少佳作。在编排上，罗类为精致小品、随笔感言、杂记文论三部分。其分类当然是十分模糊抽象的，甚至存在勉强之嫌，祈望得到读者的理解。

#### 编 者

# 目 录

## 精致小品

---

- |    |         |
|----|---------|
| 3  | ■ 初恋    |
| 5  | ■ 蛮女的情歌 |
| 7  | ■ 姑恶诗话  |
| 13 | ■ 恋爱解   |
| 15 | ■ 情诗    |
| 19 | ■ 哑吧礼赞  |
| 22 | ■ 媚女礼赞  |
| 26 | ■ 南北的花木 |
| 27 | ■ 苦竹    |
| 28 | ■ 爱竹的缘故 |
| 29 | ■ 无暇看花  |
| 30 | ■ 白日升天  |
| 31 | ■ 杨柳    |
| 35 | ■ 若子的病  |
| 38 | ■ 破脚骨   |
| 41 | ■ 上下身   |

43	■ 男化女
48	■ 沉默
50	■ 女人与蛇
52	■ 人与虫
53	■ 头世人
54	■ 卖汽水的人
57	■ 头发名誉和程度
59	■ 厂甸
63	■ 求仙
64	■ 神仙的无聊
65	■ 赞成大团圆
67	■ 自然界的男性
68	■ 月亮婆婆
69	■ 梅兰竹菊
70	■ 横浜桥边
71	■ 弄湖
72	■ 北平的春天
76	■ 北京的茶食
78	■ 故乡的野菜
81	■ 娱园
84	■ 鸟声
86	■ 古代的酒
87	■ 过年的酒
88	■ 我的酒友
90	■ 吃酒的本领
91	■ 煎茶

92	■ 吃茶
93	■ 喝茶
96	■ 苦雨
99	■ 美文
100	■ 麻醉礼赞
103	■ 两株树
108	■ 金鱼

## 随笔 · 感言

---

115	■ 花煞
116	■ (附)结婚与死(顺风)
120	■ 闲话四则
123	■ 乌篷船
126	■ 山中杂信
137	■ 代快邮
141	■ 寻路的人
143	■ 自己的园地
145	■ 枕上看书
147	■ 夜读的境界
148	■ 书家的故事
149	■ 妾的故事
150	■ 狼的故事
151	■ 画蛇闲话
154	■ 牛山猫儿诗
156	■ 家之上下四旁

164	■ 歌谣与名物
169	■ 济南道中
172	■ 济南道中之二
175	■ 济南道中之三
178	■ 偶感
183	■ 文章的放荡
188	■ 菱角
191	■ 祖先崇拜
193	■ 喑辞
196	■ 半农纪念
200	■ 志摩纪念
204	■ 《酒后主语》小引
205	■ 《泽泻集》序
206	■ 《看云集》自序
208	■ 《风雨谈》后记
209	■ 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
212	■ 畏天悯人
216	■ 谈养鸟
219	■ 碰伤
221	■ 三个文学家的纪念
225	■ 入厕读书

## 杂记·文论

---

231	■ 花柳病问题
232	■ 精神病问题

- 233      ■ 关于失恋
- 237      ■ 关于妖术
- 241      ■ 论妒妇
- 243      ■ 闭门读书论
- 246      ■ 新中国的女子
- 251      ■ 文人之娼妓观
- 254      ■ 与友人论性道德书
- 257      ■ 谈酒
- 260      ■ 谈报应
- 261      ■ 谈戒律
- 266      ■ 比目鱼
- 267      ■ 咬人的虫
- 268      ■ 苍蝇之微
- 270      ■ 苍蝇
- 273      ■ 冬天的蝇
- 277      ■ 养猪
- 278      ■ 狗抓地毯
- 281      ■ 死法
- 284      ■ 死之默想
- 287      ■ 一个乡民的死
- 289      ■ 上海气
- 291      ■ 《沉沦》
- 295      ■ 古书可读否的问题
- 297      ■ 人力车与斩决
- 299      ■ 怎么说才好
- 302      ■ 论骂人

305	■ 国粹与欧化
308	■ 地方与文艺
311	■ 我们的敌人
313	■ 妇女问题与东方文明等
317	■ 祭祖的商榷
318	■ 怕鬼
319	■ 怀旧
321	■ 祖母的一生
323	■ 鲁迅的笑
325	■ 怀废名
331	■ 秋瑾
333	■ 孙中山先生
336	■ 北大的支路
339	■ 狼的声名
340	■ 太戈尔的生日
341	■ 蚊子与白蛉

J I N G Z H I X I A O P I N

# 精致小品

杨柳顺树之生，逆树之亦生……君子于此可以知治民之道已。



## 初 恋

那时我十四岁，她大约是十三岁罢。我跟着祖父的妾宋姨太太寄寓在杭州的花牌楼，隔壁住着一家姚姓，她便是那家的女儿。伊本姓杨，住在清波门头，大约因为行三，人家称她作三姑娘。姚家老夫妇没有子女，便认她作干女儿，一个月里有二十多天住在他们家里，宋姨太太和远邻的羊肉店石家的媳妇虽然很说得来，与姚宅的老妇却感情很坏，彼此都不交口，但是三姑娘并不管这些事，仍旧推进门来游嬉。她大抵先到楼上去，同宋姨太太搭讪一回，随后走下楼来，站在我同仆人阮升公用的一张饭桌旁边，抱着名叫“三花”的一只大猫，看我映写陆润痒的木刻的字帖。

我不曾和她谈过一句话，也不曾仔细的看过她的面貌与姿态。大约我在那时已经很是近视，但是还有一层缘故，虽然非意的对于她很是感到亲近，一面却似乎为她的光辉所掩，开不起眼去端详她了。在此刻回想起来，仿佛是一个尖面庞，乌眼睛，瘦小身材，而且有尖小的脚的少女，并没有什么殊胜的地方，但在我的性的生活里总是第一个人，使我于自己以外感到对于别人的爱着，引起我没有明了的性的概念的对于异性的恋慕的第一个人了。

我在那时候当然是“丑小鸭”，自己也是知道的，但是终不以

此来减灭我的热情。每逢她抱着猫来看我写字，我便不自觉的振作起来，用了平常所无的努力去映写，感着一种无所希求迷朦的喜乐。并不问她是否爱我，或者也还不知道自己是爱着她，总之对于她的存在感到亲近喜悦，并且愿为她有所尽力，这是当时实在的心情，也是她给我的赐物了。在她是怎样不能知道，自己的情绪大约只是淡淡的一种恋慕，始终没有想到男女夫妇的问题。有一天晚上，宋姨太太忽然又发表对于姚姓的憎恨，末了说道，

“阿三那小东西，也不是好东西，将来总要流落到拱宸桥去做婊子的。”

我很不明白做婊子这些是什么事情，但当时听了心里想到，“她如果真的流落做了婊子，我必定去救她出来。”

大半年的光阴这样的消费过去了。到了七八月里因为母亲生病，我便离开杭州回家去了。一个月以后，阮升生病回去，顺便到我家里，说起花牌楼的事情，说道：

“杨家的三姑娘患霍乱死了。”

我那时也觉得不快，想象她的悲惨的死相，但同时却又似乎很是安静，仿佛心里的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。

## 蛮女的情歌

日本新村出著《南蛮更紗》中第七篇《关于南蛮的俗歌及其他》项下有这样的一节：

筑前韩泊地方有水手名孙太郎者，明和(1764—1771)初年漂流到婆罗洲，归来后叙南洋的奇闻，筑前儒者青木定远纪录考证，著为《南海纪闻》一书。孙太郎在南方海港班札耳玛辛听黑人唱歌，记了几首回来，有三首附录在卷末。马来系的婆罗语原歌今不重引，唯有一首经定远译为汉文，其词：

百鸟飞未过，  
少年白皙且归支那。

又释其义曰，“昆仑奴之女悦支那少年颜色白皙，惜其归也。”文词单纯，作诗歌论别无可称，且实际上打锣鼓用蛮声歌唱，粗鄙当不可耐，唯读《纪闻》中这几节文章：

鸚哥 种类甚多，有红白绿或五色者。孙太郎往樵采时，常在山野见之，三三五五，联翩飞集花木间，可谓奇观。在班札耳玛辛亦笼养爱玩，以蔗糖水饲之云。

孔雀 在班札耳玛辛各家蓄养之。早晨飞去，白昼翱翔空中，仰望之仅仅如燕大，薄暮各归其家栖宿，云云。

联想这种情景，诵那首歌词，觉得黑女的相思也正是恰好的题材，若更以德川时代的气氛玩味之，别有情趣。那个海港在明代即与支那通商，为海商往来之地，亦见于《东西洋考》，称作文耶马神。因此，这《白鸟未过》的小歌也令人想起那《松叶》集中《长崎的鸡》那一篇来了。

《松叶》系元禄十六年（1703）编刊的俗歌集，卷一中有一首歌云：

长崎的鸡是不识时辰的鸟，  
半夜里叫了起来，送走了郎君。

唐张文成著《游仙窟》中有句云，“可憎病鹊，夜半惊人；薄媚狂鸡，三更唱晓”，常为日本注歌者所引，大意相同。